補天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序言

補天
作者：魯迅　1922年

奔月

本作品收錄於《故事新編》

版本信息

一

女媧忽然醒來了。

伊似乎是從夢中惊醒的，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；只是很懊惱，覺得有什麼不足，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。煽動的和風，暖暾的將伊的气力吹得彌漫在宇宙里。

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。

粉紅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著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，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滅的映眼。天邊的血紅的雲彩里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卻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并不理會誰是下去，和誰是上來。

地上都嫩綠了，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。

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，在眼前還分明，到遠處可就成為斑斕的煙靄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！”伊想著，猛然間站立起來了，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，向天打一個欠伸，天空便突然失了色，化為神异的肉紅，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。

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，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。波濤都惊异，起伏得很有秩序了，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。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動搖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。但伊自己并沒有見，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，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，同時又揉捏几回，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里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，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，禁不住很詫异了。然而這詫异使伊喜歡，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著伊的事業，呼吸吹噓著，汗混和著……

“Nga！nga！”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又吃了惊，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么東西飛散，于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云，伊才定了神，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。

“AkonAgon，！”有些東西向伊說。

“阿阿，可愛的寶貝。”伊看定他們，伸出帶著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。

“UvuAhaha，！”他們笑了。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，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。

伊一面撫弄他們，一面還是做，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，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，說得多了，伊也漸漸的懂不得，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，嚷得頗有些頭昏。

伊在長久的歡喜中，早已帶著疲乏了。幾乎吹完了呼吸，流完了汗，而況又頭昏，兩眼

便蒙朧起來，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，自己覺得無所謂了，而且不耐煩。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，不自覺的只是做。

終于，腰腿的酸痛辨得伊站立起來，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，仰面一看，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，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。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，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，便焦躁的伸出手去，信手一拉，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，一房一房的剛開著大不可言的紫花，伊一揮，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，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。伊接著一擺手，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，同時也濺出拌著水的泥土來，待到落在地上，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，只是大半呆頭呆腦，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。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，單是有趣而且煩躁，夾著惡作劇的將手只是掄，愈掄愈飛速了，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，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。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，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，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。

伊近于失神了，更其掄，但是不獨腰腿痛，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，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，將頭靠著高山，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，喘息一回之后，歎一口气，兩眼就合上了。紫藤從伊的手里落了下來，也困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。

二

轟！！！

在這天崩地塌价的聲音中，女媧猛然醒來，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。伊伸了腳想踏住，然而什么也踹不到，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，這才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。

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后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潑過去了，略一回頭，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，伊赶緊低了頭，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。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，伊向后一移，坐穩了身子，這才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，細看是怎樣的情形。

情形很不清楚，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；大概是海里罷，有几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。伊只得呆呆的等著。

可是終于大平靜了，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，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棱棱的石骨。伊正向海上看，只見几座山奔流過來，一面又在波浪堆里打旋子。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

腳，便伸手將他們撮住，望那山坳里，還伏著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。

伊將手一縮，拉近山來仔細的看，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藉，似乎是金玉的粉末，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。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頭來了，女媧圓睜了眼睛，好容易才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，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么包了身子，有几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著雪白的毛毛了，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葉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詫异而且害怕的叫，皮膚上都起粟，就像触著一支毛刺虫。

“上真救命……”一個臉的下半截長著白毛的昂了頭，一面嘔吐，一面斷斷續續的說，“救命……臣等……是學仙的。誰料坏劫到來，天地分崩了。……現在幸而……遇到上真，……請救蟻命，……并賜仙……仙藥……”他于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樣的舉動。伊都茫然，只得又說，“什么？”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，一樣的是一面嘔吐，一面“上真上真”的只是嚷，接著又都做出异樣的舉動。伊被他們鬧得心煩，頗后悔這一拉，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禍。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，便看見有一隊巨鰲正在海面上游玩，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，立刻將那些山都擱在他們的脊梁上，囑咐道，“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！” 巨鰲們似乎點一點頭，成群結隊的駝遠了。可是先前拉得過于猛，以致從山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，此時赶不上，又不會鳧水，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。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怜了，然而也不管，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。

伊噓一口气，心地較為輕松了，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，流水已經退得不少，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，石縫里又嵌著許多東西，有的是直挺挺的了，有的卻還在動。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著眼睛呆看伊；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，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。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伊順便的問。

“嗚呼，天降喪。”那一個便凄涼可怜的說，“顓頊不道，抗我后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戰于郊，天不祐德，我師反走，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伊向來沒有听過這類話，非常詫异了。

“我師反走，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絕地維，我后亦殂落。嗚呼，是實惟…

…”

“夠了夠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伊轉過臉去了，卻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，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。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伊到此時才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么花樣不同的臉，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話來。

“人心不古，康回實有豕心，覷天位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戰于郊，天實祐德，我師攻戰無敵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。”

“什么？”伊大約仍然沒有懂。

“人心不古，……”

“夠了夠了，又是這一套！”伊气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，火速背轉頭，另外去尋覓，好容易才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，身子精光，帶著傷痕還在流血，只是腰間卻也圍著一塊破布片。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，慌忙系上自己的腰，但神色倒也很平淡。

伊料想他和包鐵片的那些是別一种，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，便問道：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呵。”他略一抬頭，說。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是？……”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么？”

“是打仗罷？”伊沒有法，只好自己來猜測了。

“打仗罷？”然而他也問。

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。天上一條大裂紋，非常深，也非常闊。伊站起來，用指甲去一彈，一點不清脆，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几了。伊皺著眉心，向四面察看一番，又想了一會，便擰去頭髮里的水，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，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：伊已經打定了“修補起來再說”的主意了。

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，柴堆高多少，伊也就瘦多少，因為情形不比先前，——仰面是歪斜開裂的天，低頭是齷齪破爛的地，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。

蘆柴堆到裂口，伊才去尋青石頭。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，然而地上沒有這么多，大山又舍不得用，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，看見的又冷笑，痛罵，或者搶回去，甚而至于還咬伊的手。伊于是只好攙些白石，再不夠，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，后來總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，止要一點火，一熔化，事情便完成，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響，支持不住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。”伊坐在一座山頂上，

兩手捧著頭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說。

這時昆侖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，西邊的天際都通紅。伊向西一瞟，決計從那里拿過一株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，正要伸手，又覺得腳趾上有什么東西刺著了。

伊順下眼去看，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，然而更异樣了，累累墜墜的用什么布似的東西挂了一身，腰間又格外挂上十几條布，頭上也罩著些不知什么，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，手里拿著一片物件，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。

那頂著長方板的卻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，見伊一順眼，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。伊接過來看時，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，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，比槲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。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。

“這是什么？”伊還不免于好奇，又忍不住要問了。

頂長方板的便指著竹片，背誦如流的說道，“裸裎淫佚，失德蔑禮敗度，禽獸行。國有

常刑，惟禁！”

女媧對那小方板瞪了一眼，倒暗笑自己問得太悖了，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扳談，照例是說不通的，于是不再開口，隨手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板上，回手便從火樹林里抽出一株燒著的大樹來，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。

忽而听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，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，伊姑且向下再一瞟，卻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著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。因為這和伊先前听慣的“ nganga ”的哭聲大不同了，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种哭。

伊就去點上火，而且不止一地方。

火勢并不旺，那蘆柴是沒有干透的，但居然也烘烘的響，

很久很久，終于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，一伸一縮的向上舔，又很久，便合成火焰的重台花，又成了火焰的柱，赫赫的壓倒了昆侖山上的紅光。大風忽地起來，火柱旋轉著發吼，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，飴糖似的流布在裂縫中間，像一條不滅的閃電。

風和火勢卷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，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，大光焰烘托了伊的身軀，使宇宙間現出最后的肉紅色。

火柱逐漸上升了，只留下一堆蘆柴灰。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，才伸手去一摸，指面上卻覺得還很有些參差。

“ 養回了力气，再來罷。…… ”伊自己想。

伊于是彎腰去捧蘆灰了，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里，蘆灰還未冷透，蒸得水澌澌的沸涌，灰水潑滿了伊的周身。大風又不肯停，夾著灰扑來，使伊成了灰土的顏色。

“ 吁！…… ”伊吐出最后的呼吸來。

天邊的血紅的云彩里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卻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。這時候，伊的以

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，便在這中間躺倒，而且不再呼吸了。

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。

三

有一日，天气很寒冷，卻听到一點喧囂，那是禁軍終于殺到了，因為他們等候著望不見火光和煙塵的時候，所以到得遲。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，右邊一柄黑斧頭，后面一柄极大极古的大纛，躲躲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尸的旁邊，卻并不見有什么動靜。他們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，因為這一處最膏腴，他們檢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。然而他們卻突然變了口風，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嫡派，同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，寫道“女媧氏之腸”。

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傳了無數代了。他臨死的時候，才將仙山被巨鰲背到海上這一件要聞傳授徒弟，徒弟又傳給徒孫，后來一個方士想討好，竟去奏聞了秦始皇，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尋去。

方士尋不到仙山，秦始皇終于死掉了；漢武帝又教尋，也一樣的沒有影。

大約巨鰲們是并沒有懂得女媧的話的，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點了點頭。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后，大家便走散去睡覺，仙山也就跟著沉下了，所以直到現在，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，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干野蠻島。

一九二二年十一月
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